

淨土大經解演義節要—人生苦短，最寶貴的是時間（第二五三集） 檔名：29-519-0253

「行謂：從願起行，一向專念，無有間斷」，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專念，這一句裡頭著重就是這個「專」字。大勢至菩薩在楞嚴會上給我們講的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這個專字就是都攝六根，你要不都攝六根，你怎麼專？你不專了。你都攝六根，你才能專。淨念，這個淨是不懷疑、不夾雜。淨念相繼，相繼是不間斷，無有間斷。跟大勢至所講的字不一樣，意思完全相同。我們也照這個學，怎麼學都學不像，問題在哪裡？最明顯的這個障礙，我們相信不真，裡頭帶著有懷疑，你看還想學這個、學那個，那不就有疑嗎？真正不懷疑的時候，我就這部經一門深入，其他的都放在旁邊，就像蓮池大師所說的，「三藏十二部讓給別人悟，八萬四千行饒與他人行」，這才叫專。真放下了，一心歸命《無量壽經》，一心歸命阿彌陀佛，這才能成就。所以這有懷疑，你想這個、想那個，有懷疑，夾雜，不專。早年我在美國，住德州達拉斯，有個同學尹建維居士問我一個問題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如果《大藏經》這麼多，讓你只選一部，你選哪一部？我一點考慮都沒有，我說我選《彌陀經要解》。我這麼多年是居無定所，自己沒有道場，所以隨緣，人家請我講什麼經，我就去講什麼經，所以講了很多。假如我自己有道場，我自己能做得了主，我自己不到外面去走動，我在道場我只講一部經。一部經講一百遍、講一千遍，那不就成了阿彌陀佛！何必還要講這個、講那個？沒有這個必要。專講一部經的，古大德有，我名字記不得了，好像他一生講《彌陀經》講了兩百多遍，他不講別的。

我在很年輕的時候，星雲法師在佛光山辦了個東方佛教學院，

我曾經跟他建議，讓學生一個人學一部經，他那時候有一百多個學生。我那時建議是分組，一組學一部經，一組三個人，三個人學一部經，那時候估計差不多也將近二十多部經。如果這樣教學成功了，那佛光山上這頂尖的講經人才有二、三十個，那還得了！專家。專講《彌陀經》的就是阿彌陀佛，專講《普門品》的那就是觀世音菩薩，專講《地藏經》就是地藏菩薩，弘遍全世界。一部經至少讓他用功的時間十年，十年專攻一部，他會得定，會得三昧，定就能開智慧，真的把東西講活了；心要是雜、要是亂，什麼都想涉及、涉獵，幾十年會空過，那就很可惜。人生苦短，最寶貴的是時間、是精力，時間精力用在一點，沒有不成功的。一門通了，一切就通了。

我在台中十年，跟李老師那麼長的時間，學的經不多，只學了六種。第一部學的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第二部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第三部《普賢行願品》，就是那一卷，《四十華嚴》最後的一卷，第五部《金剛經》，第六部《楞嚴經》。一部一部的學，一部學會了，至少要講十遍，對誰講？在台中，在家的同學、居士們，到他們家裡去講，聽經的五、六個人，七、八個人。在這一家講完就換到第二家，講十遍，你那個印象才深，真正得到自利，利他不敢講，自利。講完之後向聽眾請教，都是同學，都是李老師的學生，請他們批評指教改進。這個《楞嚴經》，這是選的一部大經，這個大經我沒有講到十遍，我記得好像講了七遍，這叫什麼？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。你不用古聖先賢的老辦法，學不出來。所以這個基礎，以後無論看到大小乘經論，自己也懂得老師這一套方法。講經裡面最重要的是科判，分科判教，也就是說科判是什麼？從文字上講，章法結構；從裡面義理上講，思想體系。你能把這個搞清楚，你發揮不會錯誤，文字章法結構清楚，這個義理思想體系明瞭，那

還有什麼問題！《無量壽經》我們做了一個《科會》，《科會》流通得很廣，學講經的人要注意、要多看，那就是文字上看章法結構，內容上看他思想體系，這是經教的基礎，經教的根本。所以學講經，頭一個先學做科判。古人已經有科判了，你自己不妨不要看古人，自己做，做了之後，把古人的東西拿來相比，你就曉得哪些不如別人，別人很多優點在什麼地方你就發現了，你才會有進步。這些都是預備功夫，統統做好之後，再上台表演。所以上台表演的時候，一定是有長時期的觀摩學習，在台上才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。這是學院學講經的同學，無論是在家出家不能不懂的。

節錄自：02-039-0036淨土大經解演義